

父亲的手

◎王芳(云南曲靖)

父亲的手，一到冬天就会长冻疮。冷的时候，冻疮是硬的。等到天热起来，冻疮软了，就要发作，奇痒无比。痒到人忍不住去抓，被抓开的冻疮露出红肉，让人看了好不心疼。我总劝父亲冬天多用热水洗菜淘米，不要老想着省那点煤气费。可父亲总说习惯了。

父亲的手，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拿锅碗瓢盆的，他是个文人，是拿笔杆子的。父亲当过兵，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，进部队不久就做了文书，退伍后进了镇政府，端了铁饭碗。

退伍的第二年，父母经人介绍了婚。虽然母亲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曾无数次地嫌弃和看轻父亲，但是每每回忆当年，她还会面带微笑地称呼父亲一声“苏公子”。母亲说：“你爸爸年轻的时候长得英俊，又有点文化，还特别讲卫生。那双手啊，白白净净的，就像个女人。”

我想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家庭纠纷，父亲手里握着的，可能依然是笔吧。

母亲因为琐事跟三婶发生了口角。生了两个儿子的三婶骂母亲是“绝根鬼”，没有儿子。要知道，在农村骂人“绝根鬼”是最恶毒的谩骂和诅咒了。母亲气不过，就冲上去准备大干一场，两个烈性子的农村妇女从斗嘴眼看着演变成了拳脚相向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直背着手的三婶从背后拿出一把剪刀，直戳向母亲的右眼。所幸母亲反应快，虽然躲开了瞎眼的厄运，还是被戳破了眼角，至今还能隐隐看见疤痕。

母亲遭此一劫后，痛定思痛，认定了被人欺负就是因为没儿子。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的她暗下决心，不生个儿子绝不罢休。终于，在生了三个女儿后的第四年，母亲成功得子。同时，因为超生，父亲被开除公职，回家务农。

后来村里学校招民办教师，看中了父亲的内秀，多次叫他去当老师，父亲总是婉拒。家里开销大，母亲在村里开起了杂货铺。为了让母亲全身心经营好店铺，父亲主动当起了家庭煮夫，一当就是几十年。从此，父亲的手从舞文弄墨变成了舞刀弄锄。上山砍柴，下地插秧，搬砖砌房，洗衣做饭，修理电器，疏通水管，无所不能。

上次回家，我发现父亲的发际线又后移了，视力又下降了，炒的菜也越来越咸了。我在厨房陪着父亲做菜，猛然发现父亲的大拇指甲堪比老佛爷。母亲戏谑地说：“你爸爸的指甲啊，就是一把刀！”我觉得脏，拿来指甲刀正准备剪。父亲忙抽回手说：“莫剪莫剪，留着刨生姜、剥大蒜。”听得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说：“太脏了，不是有削皮刀吗？”可“倔老头”孩子般地笑着说：“这个可比那好用！”我只能作罢。最后还是跟弟弟合谋，趁父亲睡觉时把指甲偷偷剪掉了。

如今，年关将近，数九正值。我身在他乡，一想到父亲那双骨节突出、冻疮丛生的手，就无比心疼，又无比内疚。回家的高铁越来越快，回家的路却越行越长。

香喷喷的腊月

◎曾海波(湖北孝感)

腊月接过霜月的冷峻，浸润新年与旧年的交集，阵阵腊香弥漫过来的，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忙碌和喜悦。

腊月的香是炸货的香。一进腊月，乡亲们便忙着制作各种炸货，和好面团，略加些糖，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一片，用刀切成两指宽。根据各自的兴趣把它切成菱形或三角形的“麻叶”，再均匀撒上白芝麻，麻叶很薄，在滚油里稍稍变色就要及时捞起，利用油的余温将之炸酥，若是等到火候刚好时捞起，就会成为黑炭了；再把一部分面抻成手指般粗，炸成麻花；另外，留一部分面团抻成细条，拧成大小不等的合叶，再在空心部分填充少许黏糊糊的麦芽糖，在模子里挤紧分割冷却，老家叫作“齐马酥”。以猛火烧沸，把各种面坯下到滚油里炸，备足这些各具特色的炸货。

腊月的香是杂烩的香。杂烩是炸豆腐炸圆子炸藕夹的总称，腊月是一个个圆子叠加起来的，从初一到腊八，一锅一锅炸香的是巧妇的有米之炊，是千家万户菜谱的亮点，是用餐桌围坐起的温馨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吃不够这一碗碗杂烩；无论走得多久，我心心念念的还是这一碗杂烩。一碗碗圆子牵着我的味蕾，充满了吉庆。瞧！油锅里“吱吱”地叫开了，一个个圆子浮动着、翻滚着，绽开了生活的美味，丰富的内馅展现富足的日子。

腊月的香是腊肉的香。寒风用簌簌长鞭赶来冰天雪地，抵挡不住前房后屋腊味高悬的诱惑，遮掩不住年的步伐，抑制不住家的欢欣。腊味就在粮菜盛满的年景里，在灶台忙碌的手边，在越来越挑剔的胃口中。老家户户腌制的腊鱼、腊肉，哪一块不是甜蜜的日子呢？腊肉腌制的是淳朴的民俗，是生活的富足，是凝固的美味，是馨香的岁月。

腊月的香是春卷的香，用虾仁、香菇、笋丝等做馅，炸上几盘，“调羹汤饼佐春色，春到人间一卷之”，金黄的外形是一个个喜庆的愿景，炸出明媚的春天，迎来的是一颗似箭的归心。即使房门紧闭，怎么也关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关不住排山倒海回家的步伐。

团圆是最高幸福，嗑着花生瓜子，咀嚼着十碗八碟的美味，有哪一种比团圆的滋味更香呢？



一丝温暖

◎韩英(安徽宿州)

不想做晚饭了，我跑到楼下一家面馆买碗面吃。

这家面馆生意向来很好，今天因为天冷，里面更是坐满了客人，我就在靠门的一边坐下来。正在耐心地等待我的面，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，年龄不过二十岁的样子，手里提着个大包，穿着也很单薄。我以为也是来吃面的，可他突然蹲到我脚前，一手麻利地从包里拿出鞋油，一手就来拉我的靴子。把我吓一跳，急忙把脚缩回来。他仰着脸看我笑，说：“大姐，给你擦擦靴子，没事的，试用一下新产品，免费的。”一听“免费”二字，我更不乐意了，我话里带话地笑着说：“免费的，那怎么好意思，那我还得谢谢你啰。”这时，面馆里吃面的人们纷纷向这边看，一张张鄙夷的面孔，少年脸红了。他一声不响，把我左脚的靴子上了油，拿出干净的布认真擦好。看到他一脸的囧相，我又主动把右脚伸了过去，他红着脸，又认真地擦完另一只。

等他擦完，我连声道谢，少年突然不好意思了，也没向我推销什么，站起身就要走。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你那鞋油多少钱一盒呀？”他突然眼一亮：“十块钱。”我说：“那就卖给我一盒吧。”说着，从包里拿出十元钱递给他。那少年急忙从包里掏出一盒鞋油，递给我，连声说：“大姐，谢谢你！谢谢你！大姐。”

那少年走出门去，又回转身打开玻璃门，真诚地对我说：“大姐，谢谢你！”我笑着对他说：“没事，你走吧！”少年走后，老板娘就走过来说：“这都是骗子，你看这鞋油，最多只值三元五元的，他要了十元，你还真容易受骗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我何尝不知道这里面多少含有一些“受骗”的成分，但是这个当，我是心甘情愿上的。我别无所求，只为还这个少年一个尊严，也让他在这个凄冷的日子感到一丝温暖。我希望这十元钱，能让他走进另一家面馆吃上一碗热面，仅此而已。